

弄潮者

——记咸阳五金文化公司经理刘希哲

魏军

去年八月初，一份罗列了三十六个问题的告状信送到了咸阳市领导人的手里，并投寄到《陕西日报》社。

告状的是市五金文化公司经理刘希哲。“被告”刘希哲接受报社记者调查时，全身的血腾腾地往上涌，本来就有病的双目更暗淡无光了。告状信揭出的主要问题是“以权谋私”和“贪污受贿”。

刘希哲彻夜地辗转反侧，往事象电影一样从他的脑子里闪过。

有天中午，他刚下班进家门，悄没声地跟一个人，自我介绍是秦都区一个乡建筑队负责人，刘希哲点点头，他知道五金文化公司一幢400平方米全库的基建任务是这个队承包的。来人话毕起身告辞时，刘希哲突然发现茶几上摆着一个茶叶盒，里面塞满了成卷拾元一张的人民币。

他急忙把包工头叫回来，让他把钱拿走。那个工头脸红着拿起“茶叶盒”走了。刘希哲第二天就在公司大会上讲了这件事，要求大家都要保持清廉，维护公司的声誉。

还有外地常来的电器推销员，为了推销产品，私下提出给刘希哲“回扣”，都被他拒绝了。

在“家电热”的今天，五金文化公司经营的几乎都是市场的紧俏货，尤其是彩电。小舅子心想姐夫当经理，买一台彩电易如囊中取物，没料让当经理的姐夫批评了一顿，只好到别的地方掏半高价买了一台。爱人说刘希哲：“没见过你这号当经理的，六亲也不认了！”

刘希哲没有退下去！他潇洒地登上了厂长谈改革演讲比赛会的讲坛，操着地道的长安口音，雄辩滔滔地作

着“坚持生产力标准，深化改革”的演讲，他表现出的机智、幽默和



刘希哲(左)与副经理张明在研究工作。(渭阳摄)

雄心，使在坐评委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和笑声，也为企业家们所倾倒。当他回到座位上来时，有人拍拍他的肩，递过

一张纸条，展开一看，是一首诗：“十载阔别少相见，风度翩翩胜当年，雄辩幽默警四座，轻舟穿过万重山”，下面签着一位老同志的名字，他周身顿时一热，思绪飞回三年以前。

那是1985年，咸阳由地改市后，刘希哲和他的同事们深感三级站不能适应改革的形势，“如能把五金文化公司升格为二级站，那就大有用武之地了！”刘希哲找到省商业厅，商业厅口头表示同意，但让他们自己联系。

于是，刘希哲和原商业局王一副局长一行六人，拿着省厅的便函，外带西凤、黄花、木耳之类的“土特产”上北京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求助商业部的一位老部长姜习。

首都北京，车水马龙。在木樨地一幢高层建筑，他们见到了姜习。

“老部长，我们要把咸阳的三级站改为二级站，请您疏通一下渠道……”他们从咸阳所

到自己的长远打算。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老部长答应尽力帮助。

他们兴奋得不知所措，忙将土特产拿出来。可是，老部长说什么也不收，他不是不好意思，是不忍心，大西北穷，西北人发展经济不容易呀！

刘希哲等人带着老部长的亲笔信奔东、津、沪、穗，几经周旋，终于以大西北人的憨厚、纯朴、守信赢得了各大站、司和名优厂家的信任。

1986年春，刘希哲调任市五金文化公司经理，他先到公司机关，却先到公司下属的五金文化贸易中心。当时，这里库存一辆货车、电工材料、收录机等大宗积压品，占压资金70多万元。资金无法周转，连职工工资也难以发出。

他把推销任务分配到每一个人，完成任务与工资奖金挂钩，刘希哲本人，也托熟人，找销路，四处奔波。这一招还真灵，到当年十月底，库里积压商品基本处理完毕，而且还清了银行贷款，而且积累了一大笔周转金，从而使这个贸易中心起死回生。

去年春节，刘希哲回老家长安县，偶尔发现在姑娘结婚的嫁妆

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贴着大红“囍”字的黑白电视机，围观者无不流露出羡慕之情。

职业的本能，使他马上意识到，黑白电视机在城市销路不好，但在农村却有一个广阔的市场。

“一项决策”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。春节刚过他就奔赴大连市洽谈购进一批“星海”黑白电视机的生意。

原来，大连五金文化公司彩电脱销，却有二千台黑白电视机积压着，正发愁推销不出去。而刘希哲呢，偏提出要购进一批黑白电视



刊头设计 郑永生 本版编辑 叶广琴

机，满足农村市场。两厢情愿。

于是，一笔以8：1的搭配比例（8台黑白带一台彩电）订购2300台17吋黑白电视机的生意出奇地在三分钟内拍板定案。

吃了豹子胆的刘希哲，一口吞下了这冷落许久的“拼盘”。结果，你猜如何？在咸阳市的展销会上，黑白电视机竟一抢而空，该公司一次获利近十万元。

大浪淘沙，拼搏不息。刘希哲在改革的洪流中冲出一个又一个漩涡，留下的“弄潮儿”身姿。

搭鹊桥者

宋益冬

设备发电厂工程师方岗，英俊潇洒，年近二十八，尚未婚配。

一天，方岗瞅见办公桌前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封信，几经端详，字体好熟，一时又猜不出谁的字迹。

信中写到：为你介绍一友，恕我冒昧：她叫龙芸……

方岗看完信后，忐忑不安。不管真假，决意前去赴约。

两人没有示意，便不约而同地走到一棵松树下。经过短谈，一见钟情。

婚礼那天，亲朋好友都来贺喜，席间大家有说有笑。只见一女子少吃不语，方岗细细察看，是田芳。原来，是方岗两年前的恋人。因婚嫁意见不一，就此轻易解除了婚约。

散席之后，小两口谈起了田芳的事。龙芸说：“你不认识她？搭桥的信就是她写的。”

烟人轶事

邓清华

生产科里四人，老K为科长，我、阿丑、老D。四人烟瘾皆大，每日八小时吸烟十盒以上。吸艺也相当精湛高巧，嘴角叼

根“白粉笔杆”儿，喝茶、闲谈竟没有丝毫影响。

刚来科里时我不会吸烟，阔大的嘴唇上只有几根黄茸茸的汗毛。阿丑睁着一双混沌沌的眼睛，象欣赏一件出土的古董，“真不会？”

他不相信，要看我右手

指头黄不黄，并从嘴里吐出一条青色的锥状烟雾，向我面颊袭来。老K说：“别那样！

他从金丝猴”里捏出一支，娴熟地在桌上弹弹，“吸吸试试！”

试就试，怕谁？我接烟划火，心里憋着劲，极想吸出高水平来，谁知似吸进满口辣面，顿时泪从眶涌，咳嗽声起。老D说：“初吸勿

咽，吸过几根，再咽，再把烟从鼻孔里出来。”说完只见他微微仰面，鼻孔里“呼”地窜出两股蓝烟，似喷气飞机后边拖着的长尾巴，我顿觉羞愧满面。

科里四张写字台，两两接背而放。我与老K坐对面，老D与阿丑抬头见。上班后先各自吸上几支，忽见老D抬头，吐出一条螺旋状烟圈，轻盈地向阿丑头上套去。阿丑不甘示弱，急忙迎战，“呼——呼

——”地射出发发“烟弹”将圈儿打散。我看得发愣，脸上亦露出钦佩之色。于是老K便约我，我俩一攻一守，一守一攻，不几天，竟也老练得同他们一般。

又上班，老K拿出一包“大雁塔”，一包“羊群”烟，问我们抽哪个。阿丑抢着说：“红盒！”又问老D，老D说和阿丑一样。再问我，我觉得老K今日怪怪怪，灵感忽地涌来，“我抽羊群”。

“真的？”“真的！”于是老K发烟。红盒里出来的却是“羊群”，羊群盒里出来的却是“雁塔”，我大声叫好，得意至极。阿丑却骂：“妈的！”老D竟向老K扑去……一盒雁塔快要吸完，忽听有人推门，“人呢？”

来入问。我们四人奇怪，不约而同站起来，精壮壮四条汉子，顶天立地，难道你没长眼？进来的是厂办公室女秘书，拿着一份文件。老K急忙开灯，四十瓦日



书法 王小丹

光灯竟象浓雾里的火亮儿，没有了多少光芒，能见度极低。秘书放下文件，做鼠窜。

又一日上班，我吐烟圈没了对手，看着阿丑老D短兵相接，烟圈烟柱套来戳去，如龙飞凤舞，似哪吒闹海，心里痒痒难受。于是自己吐圈，自己造“柱”。蓦然电话铃响，我握起听筒，才知是老K住院了。我不再多言，与阿丑、老D骑车直奔医院。

老K躺在病床，闭眼、脸无人色。阿丑把嘴轻轻贴到老K耳朵，

“科长，醒醒，这里有雁塔，抽根吧！”老K全身一颤，眼费力睁开，

“别，别再吸烟……啊……”三人泪如雨下。

不久，老K死了，患的肺癌。我、阿丑、老D悲痛万分，发誓不再吸烟。不久，生产科也搞起优化组合来，我们三个被编了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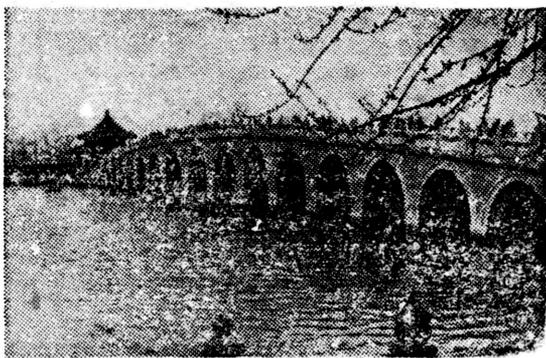
(插图 积令)

国家银质奖

双喜 电视机 RUYI TV

国富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：马新

厂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
电话：4456 4467 电挂：2330



春到颐和园

张惠全